

龙头，作为地名使用很普遍，这或许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图腾崇拜有关，但凡大山之巅、秀水之源都有可能命名为龙头，一来解释环境，龙头多为环境优美、资源丰富、交通便捷之地；二来彰显尊贵，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之物，龙头系指龙形顶端，自古有龙头昂首之说，自属尊贵之象征。

茶陵茶乡一带，地理优越，农耕发达，自古以来就因为比较富庶而被人羡慕，茶乡人也因此自恋自信，喜欢将家乡喻作仙乡，带龙或仙字的地名很多，单纯命名为“龙头”的地方就有两处：秩堂毗塘龙头和火田四分场龙头。而在四分场龙头附近还有诸如墨龙、梯龙、大龙、龙回头等等好几个带龙字的地名。有趣的是，四分场龙头原本是一个只有数十农户的小村落，但在外人眼中，龙头却系指整个四分场。更有趣的是，若是跟着导航走，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龙头，因为，地图标注错误，真正的龙头至今还是无名村。

典籍里的龙头

龙头得名或因位于三江交汇之复水源头之故，且地理环境优美，特色明显，符合茶乡地名的

传统命名习惯，但被写进《徐霞客游记》则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徐霞客根本就没有到过龙头。

翻开徐霞客的《楚游日记》，开篇即记其携仆从高院芳子树下出发探访云岷寺之事，“……及出门，雨霏霏下。渡溪南涯，随流西行。已而溪折西北，逾一冈，共三里，复与溪遇，是为高院。于是仍逾溪北，再越两冈，共五里，至盘龙庵。有小溪北自龙头山来，越溪西去，是为巫江，乃茶陵大道；随山顺流转南去，是为小江口，乃云岷山道。二道分于盘龙庵前。小江口即塘头，巫江二溪北自龙头至此，南入黄霄大溪者……”

短短几行字，两次提到龙头。之所以提到龙头，是因为有小溪来自龙头。这条溪在龙头称为复水，过盘龙庵后则易名蒲江，巫江实为蒲江之谐音。它是由八团、梯龙、茶园山三条水系在龙头交汇形成的，流经洲陂木陂，汇入茶水，也就是游记中的黄霄大溪者。

或许，当年徐霞客并不知道龙头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龙头的地理环境是村庄还是山脉？只是听了当地人的介绍，说是这条水系来自龙头，故而笼统地写成了龙头山。其实，龙头山并没有具体指向，如果以水流发源界定，龙头以北向南倒水的大山都可以称为龙头山。不过，游记

中第二次写龙头时没有山字，说明其本意还是认定了龙头是一个村庄。

龙头今昔

龙头，从地理上分析，还真不愧为龙头。第一，它是复水的源头；第二，它是南向谷地田畴的起点；第三，在龙头村庄的左边有座岭形北高南低名叫龙背岭的带状山，村庄正处于岭鱼的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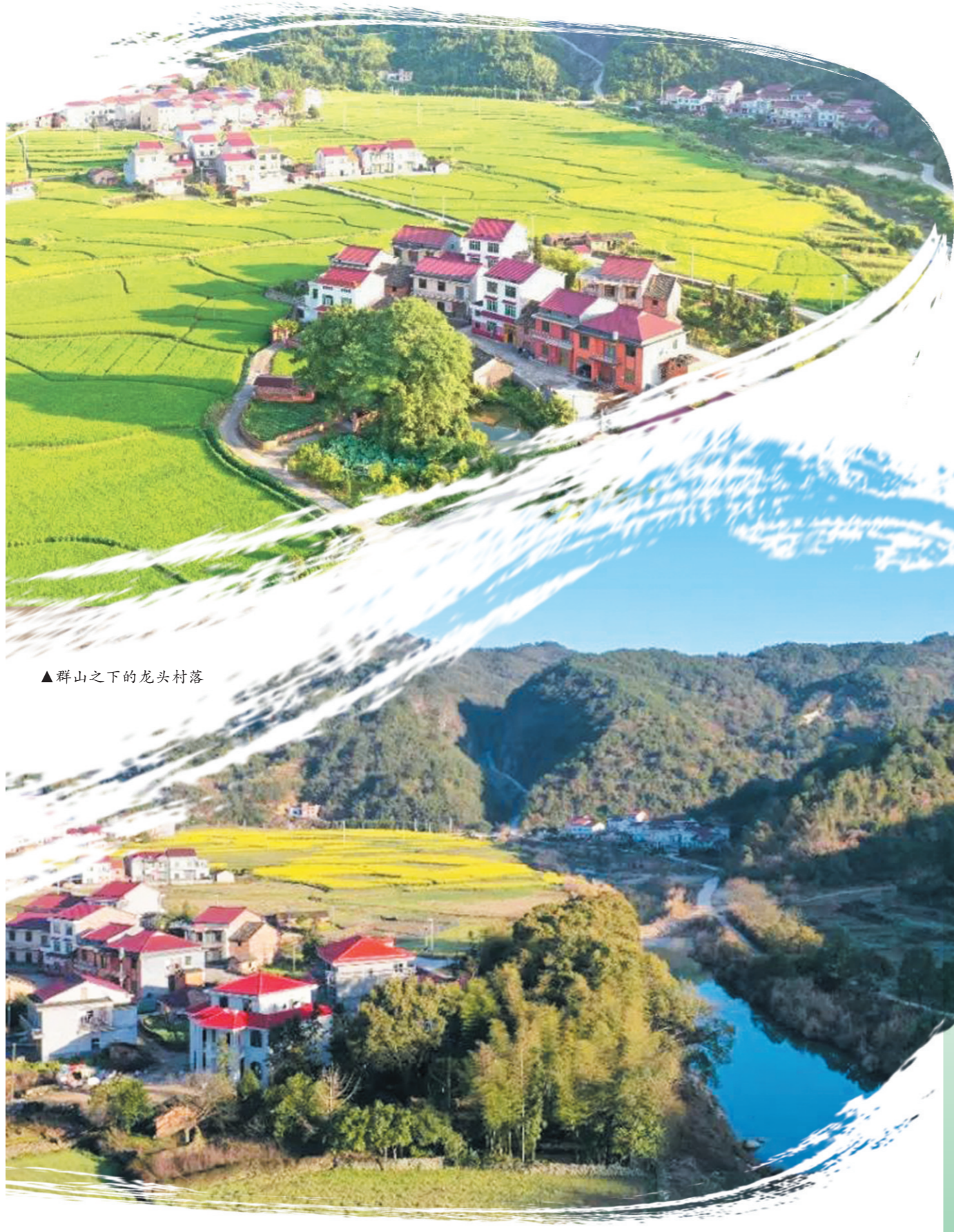
环顾龙头村庄，形胜备至，极具特色。首先，三面环山开口向南的方位朝向，切合了古代中国帝王的信仰，让人感觉非常的大气与稳重。其次，形态各异的山川，美轮美奂，景致迷人。《吴子·治兵》中有句话：“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村庄北边的灶拱门壁立千仞，还真是大谷之口，村庄处于大山脚下，也就是大山之端，取名龙头名副其实。还有猴子跳圈、蓑衣岭、双乳峰等自然景观，莫不引人入胜，特别是猴子跳圈的白石窟窿，堪称奇观。再次，绕村的复水，河床宽阔，深沉缓慢，是一个垂钓塘水的好去处。

历史上的龙头也曾辉煌耀眼。很多人对龙头铁厂记忆犹新，那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茶陵县公私合营国有化工企业的典范，

也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茶陵县屈指可数的工业大企业之一。作为茶陵四大灌区之一的龙头水库让数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

龙头的人文底蕴也很深厚。跟在毛主席身边十八年，由毛主席亲自教育培养出来的开国少将龙开富的出生地就在龙头附近的茶园山。龙头铁厂的创办者周纪勋，因资助湘赣游击队的善举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发展，对革命有功，建国初期被列为开明绅士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目前正在倾力打造且初见成效的茶乡乡村旅游明星村——大龙村，与龙头仅仅一山之隔，其君王天子的故事也得从龙头说起……

龙头是一个声名不彰的小村落，沉寂茶乡一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数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龙头素有柴近水便的说法，意思是生活条件较好，或因因此，在大办农业的时候一直被忽略，龙头水库惠及几个乡镇，自己绝大部分的水利设施却至今仍很原始——但龙头也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有便捷的交通，有广袤的田地，有秀美的山川，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新时代形势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一轮农村建设高潮即将到来，龙头不应该继续被忽略。



▲群山之下的龙头村落

▲绕村而过的复水

那年的大暑鲫鱼汤

马亚伟

真情

大暑时节天气炎热，会消耗太多的体能，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大暑喝羊肉汤的习俗，用来补充营养和能量。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二十四节气，总想把节日过得有模有样。

那年父亲很想搞到点羊肉，做点羊肉汤给我们吃。可是那个年代生活贫困，平日连荤腥都难见，去哪里找羊肉？那时姑姑刚坐完月子，父亲和母亲拎着家里的鸡蛋去走亲戚，希望姑姑“回礼”的时候能带点羊肉，可姑姑家也没有羊肉。父亲说：“算了，不喝羊肉汤了。我去弄几条鱼回来，做个鱼汤！”

离我家十里外，有一条小河，河里有鱼。不过河水很浅，鱼也很少。父亲既不会钓鱼，也不会捞鱼，河里的鱼那么难捕，他怎么弄呢？母亲说：“算了，大热天的，在家歇着吧，喝啥鱼汤！”父亲却执意要去捕鱼。他约上有钓鱼经验的李叔，两个人带上工具，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傍晚时分，父亲回来了，竟然真的带回几条很小的鲫鱼。那天是大暑，天气很热，父亲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看那几条鲫鱼。鲫鱼有食指那么长，大概是因为桶里又热又闷，已经奄奄一息。它们偶尔懒懒地动一下，有时小又很机灵的鲫鱼是怎样捕到的。父亲得意地说：“钓、捞、捉，反正能用上的方法都用上了。”真是无法想象，父亲和李叔两个人在河里怎样折腾来着。

做饭的时候，父亲要亲自给我们熬鲫鱼汤。他说：“别看鲫鱼不多，能熬出一大锅汤呢。大暑喝鲫鱼汤，沾个荤腥，胃

里舒服了，孩子们身体也能壮起来。”我和妹妹对鲫鱼汤倒是很有期待，不过父亲平时很少下厨，他做的鲫鱼汤能好吃吗？母亲也说：“你忙了半天，歇歇去，我来做鲫鱼汤。”父亲说：“一路上我跟李叔取经了，他经常钓鱼，会做鲫鱼汤，知道怎么做好吃。”

父亲先把几条小鱼收拾干净，那么小的鱼在他的大手里显得很不起眼，不容易收拾。他一边收拾一边说：“鱼汤吃的就是一个味儿，不在乎鱼多少，味儿到了就行了。”听父亲这样说，我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鲫鱼汤做好了。半锅里浮着几条小鱼，看上去并不能唤起食欲，甚至有点滑稽，至今我都印象深刻。前几天我上网看到一个把鲫鱼汤做出了鱼汤的感觉，完全没有美食的样子，被网友们纷纷吐槽，我也忍俊不禁，一下就想到了多年前的大暑鲫鱼汤。父亲做的鲫鱼汤就是那样，看着很糟糕。

母亲尝了一口，却说：“嗯，好喝，还真有鱼味儿！”我赶紧尝了尝，哎呀，一点也不好喝，味道很淡，还有点腥味儿，简直难以下咽。可母亲却说：“你爸辛苦咱们做的大暑鲫鱼汤多好，有营养，咱们要把鱼汤喝个精光！”母亲端起碗喝了起来，我们也跟着喝起来。看着母亲喝得津津有味，我觉得鱼汤好像也不那么难喝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把半锅鲫鱼汤喝得精光。大暑天，我们喝得大汗淋漓，胃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父亲看着我们，笑得那么开心。

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却是相似的。我觉得一个家庭之所以幸福，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你所有的用心都会被珍惜。

旧事

和外婆一起锄草的夏天

熊春花

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对暑假既期待又害怕。

我期待的是可以不用起个大早、走上几里山路去村上小学，再忍着肚子咕咕叫、饥肠辘辘地放学跑回家。我害怕的是去地里干农活，那毒辣的太阳，晒得颈脖又疼又痒。我也害怕玉米叶锋利的锯齿和绒毛，总是把胳膊、大腿割得火辣辣的，涂了芦荟也不管用。更可怕的是，玉米叶上那碧青的虫子，我们当地方言叫做“活辣子”，别看它们娇小玲珑，实则是暗藏毒针，擅长隐身的大刺客，躲在叶子后面，轻易地瞄过眼睛，要是不小心被叮上一口，那就有得受了，鼓大包，剧烈地疼，钻心地痒，折腾个四五天，让你咬牙切齿。更别提那红黑相间、软乎乎的苍蝇，追着人咬的山蚊子，全都是恶魔。

天刚蒙蒙亮，外婆就喊我起床，“去坡上锄草了。”我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磨磨蹭蹭地拿起我的镰刀，背着竹花篮，跟在外婆身后去地里。还没走到玉米地，脚就在凉鞋里面打溜，那是路边草丛里的露水，打湿了裤脚、鞋子。我不喜欢这种湿滑的感觉，强忍着难受来到玉米地，可玉米叶上的露水更多，将衣服也打湿了。我小声地嘟囔着，外婆总是安慰我：“等太阳出来了，把露水晒干就好了。”

约摸锄了一块地，太阳越升越高，露水倒是不知不觉消失了，可地里密不透风，越来越热，我就像一个行走在蒸锅里的大粽子，烦闷之感直窜脑门。幸好，蒸腾的暑气里夹杂着玉米的甜香，带来

丝丝慰藉，外婆也会给我鼓励：“快要锄完了，回家给你做凉粉。”一想到那酸酸甜甜的凉粉我就直淌口水，手里的镰刀就挥舞得越来越快。

“哇”，一声大哭惊飞了树上的蝉。在另一块地里的外婆闻声赶来，拉着我的手说“不怕不怕。”我即便被镰刀割伤流血了也不轻易哭，但要是看到蛇，或者被“活辣子”叮咬了，我能哭得隔壁村都听得见。这时外婆就会说：“快回家吧，凉席下有个小包，你拿五毛钱去买冰糕。”我一边吸泣着，一边把草装进花篮里，背回去喂牛。

后来，上了高中，外婆就不让我去地里锄草了，她有时会轻轻地翻开我的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就不用风吹日晒去地里干农活了。”可那复杂的公式定义、长串的单词、枯燥的语法哪那么容易掌握呢？加上数学偏科，经常不及格，我自信心受损，直打退堂鼓。可一想到在玉米地锄草的万般滋味，我咬咬牙，单词一遍记不住，那就记两遍。知识点昨天背了今天忘，那我今天继续背，明天再去老师同学背。数学不会举一反三，我硬生生地把例题和解题过程、答案给背了下来。都说“笨鸟先飞”，我就是凭着锄草时练就的忍耐、毅力、坚持，靠背诵这样的“笨方法”，下苦功夫。周末同学都去调休，而我却隐藏在学校图书馆刷题。就这样撑到了高考结束，或许是天道酬勤，或许是熟能生巧，我高考时取得了高中三年来最好的成绩。外婆紧紧地握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眼里噙着泪水，“你是给我们家争了光，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啊！”“大学继续努力，不要做农把子，你要端铁饭碗！”

又到放暑假了，我决定把儿子送到乡下老家，让他的外婆带着他锄草。我不心疼他在玉米地晒伤，被蚊虫叮咬。当他把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留在玉米地时，玉米地也会馈赠给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勇敢、顽强毅力的美好品质。我相信，当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遇到挫折与困难时，这段与外婆共度的夏日时光，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那份从泥土中汲取的坚韧与勇气，将伴随他一生，成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盔甲与指引。

水货

谭圣林

的墙脚！”

“你今天要想清楚，事情到了这一步，按规定搞的话，要么罚款，要么关人！”民警也下了通牒，反正不交罚款，马上抓人走。

舅舅吓得大气不敢出，老老实实地把压在箱底的几百块钱全部交完了，由舅妈代写了一份检讨书，才算了事。望着一身晒得黑不溜秋的舅舅白干一场，外婆坐在床沿上，吼天吼地哭了半夜。

天无绝人之路。外婆死去的第三个男人，也就是我外公，他生前所在的青石岗林场要招工，按照当时的政策，舅舅可以接替外公的职位当工人，脱胎换骨吃公家饭，拿国家工资。

得到消息，舅舅高兴得做梦都笑得流口水，第二天犁把一甩，两脚带着泥巴，呼呼生风，赶到县里报名。

舅舅把自己的简历递给林场场长。“你几个字，写得蛮好啊！”场长把舅舅的简历材料看了看，说：“这里有一张表格，你填一下吧。”

舅舅这下懵了，握着笔，就像握住蹩脚的钝锄头，歪扭担担不出几个篆字。原来，那张交给场长写得一丝不苟的简历材料，是舅妈昨晚连夜代写的。

舅舅如坐针毡，面红耳赤，哪还敢提半点要求。舅舅就这样成了一名守林员，一守就是30年。

春去秋来，一岁一枯荣，年轻人挨了一拨又一拨，陆续转行下山，或者进城读林校进修去了，只有舅舅在山上打了铆钉桩，纹丝不动。舅舅年年迎着阴晴雨雪，与鸟语花香相伴，日日穿梭在林场的风吹草动之中。

前两年退休，舅舅发现，每月工资比同龄人少了几百块，他再一次涨红了脸。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些年以山窝窝为家，护林造林从不打折扣，得到场长多次点赞，所以绝对不是当年会计算工分那样，故意耍手腕搞阴谋，而是自己档案的学历一栏，连填个小学毕业都不够格，所以每次调工资，自己当然是压线最低档的。

舅舅喉咙管里噎着股窝囊气，热辣滚烫吐不出，不敢发半句牢骚，只是在逢年过节家里吃团圆饭时叨唠着：“不读书，养头猪！”然后嘿嘿满上一碗碗水酒，夹几块辣椒肉，塞满一肚子水货。

记事本